

序

去冬一日

去冬一日，我和半農先生在北大研究院閒話，提起賽金花

他說：『聽說有人要給她寫法文的傳，我們先給她寫個國文的吧！你有沒有興趣？這箇人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！』我當時便回答：『好極！我們就寫。』後來又去同鄭穎孫先生商量了一下，主意決定，就着手籌辦起來。

那已是舊曆臘月了，把賽邀了出來，我們是隔天一會，一連有十幾會，她一生緊要的事蹟，總算都敘述了一遍，結果，有些是叫我們很滿意，有些却也叫我們很失望！滿意的是：從這一談裏解決了我們許多疑惑的，或不明瞭的事情，例如：她在歐洲時的生活，是那樣平淡，那里像小說中一味的胡謔亂嘮，說賽怎樣怎樣，~~戀瓦德西~~，據李瓦問答，瓦到北京，年已六十八歲，那麼，她在歐洲時，瓦已半百之翁矣！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婦，會迷戀上一五十開外的異族老頭兒，豈不笑話！伊之能結識瓦，料

來，因爲妓女身分，且嫻德語故也。不問庚子時，即在今日，欲覓一美姿容，精德語之中國妓女，亦必戛戛乎難矣！又立克林德牌坊時，她曾諄勸克林德夫人，這算是她一生最緊要而不可埋沒的一件大事，已往史家或不知，或隱諱不肯說，實不應該，蓋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這九十四年中，因國勢孱弱，每戰必敗，辦外交的，辦的好落個『委曲求全』，辦不好便『丟人撒臉』，庚子外交，尤其糟糕，應付大感棘手矣！而能有這麼一個妓女出來幫幫，雖不必怎樣頌揚她，但總還值得一道罷！失望的是：我

們起初總覺得她能把晚清時諸名人的私生活，說些出來給聽，那知她以學識缺乏，當時即未能注意及此，迄今更如過眼雲烟，不復記憶矣！甚至提一人，道一事，也不能盡其原委，故本書曾參詢過許多人始克寫竟也。

這本書，從訪問到寫竟，爲時已將十箇月，時間也算够長了，可是中間耽誤的時期却有九個月，我是早就把談話草草的編寫了一過，便擱放在一旁，每逢和半農先生見了面，總當閒話談它：怎麼分章，用什麼體裁，蒐羅像片……說完了，彼此就又忙

起別的事來，總沒得功夫扒在棹上好好的把它寫一下，——一直到半農先生歿！

半農先生歿後，關於這本書，我就連談也不願談了，因一談便想起了半農先生，心裏着實難過！偏偏一班朋友們見我還就打聽，總是下警告似的說：『趕快寫了吧！不然恐怕繼孽海花六集六十二回的十集一百二十四回「冤海花」就要出版了。』我想了想，還是寫了好，這纔用了三週夕的功夫，粗枝大葉的寫了這麼三萬多字，好吧，壞吧，由它了！幾條『撰例』却要說明：

一，本書完全根據了她的談話，刪其屑煩無謂，理其顛倒重複。

一，寫到一處，偶然有感，便附上一段二段的話，這也不過是小作考証，聊舒己見云爾。

一，書中所引人名地名，有些因談者已不知爲何字，撰者只好推意記音而已，舛誤難免。

末了，我還要誠懇的向胡適之、曾覺之、鄭顥、孫三先生致謝，他們對於這本書的體裁上很給指教！此外，陳執中兄替作封面，

劉墾厂兄替摹像，尤感！

鴻逵

二十三年十月九日夜

目次

序

插圖

一 年方少艾的賽金花……………四二—四三

二 義和團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三

三 紅燈罩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三

目次

一

- 四 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北京正陽門城樓……………九二—九三
- 五 庚子時聯軍將帥在南海聽鴻樓前合影……………九八—九九
- 六 克林德紀念牌坊落成時攝影……………一一六—一一七
- 七 徐娘雖老風韻猶存的賽金花……………一四八—一四九

本事

- 一 家世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幼小時代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忽忽一年的賣笑生涯……………九

四	嫁洪鈞·····	一九
五	在歐洲·····	二五
六	洪鈞之歿·····	三七
七	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·····	四三
八	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之前前後後·····	五五
九	拳匪猖獗逃京避難·····	六三
十	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·····	九三
十一	聯軍肆虐維護京人·····	九九

十二	儀鸞殿之失火·····	一一三
十三	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·····	一一七
十四	墜馬中傷·····	一二五
十五	班妓服毒己身受禍·····	一三一
十六	被押刑部遞解回籍·····	一四一
十七	煞尾·····	一四九
年表·····		一五五

家世

我本姓趙，生長姑蘇，原籍是徽州，家中世業當商。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，十二歲上，因鬧長毛，（即太平天國，以其披髮，俗皆呼曰長毛）我們徽州很受蹂躪，家人都四散奔逃了，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。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叫朱鬚子的合夥開當舖。後來亂事平定，也沒有回本鄉，就在蘇州落戶了。

我的母母親蘇州人，姓潘，容貌長得很美，性子又溫和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。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，她整整三十歲。這時候，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。

我的祖父叫趙多明，人極忠厚，篤信神佛，天天燒香磕頭，求着多子多孫。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，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，以後也迄無音訊，不知死活，牘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。

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，家務都歸她主持，只是脾氣太大，約束家人嚴厲極了，偶犯小過，便遭申斥，家裏

人沒有不怕她的。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，從未打過一下，罵過一句，一切飲食服用，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。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，會伺候她的緣故。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，因我嫁了洪家不久，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，她着實捨不得叫走，却又無法攔阻，心裏總是在罣念。到了歐洲，我又不能常給家寫信，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，以致不起！臨危時，還叨叨絮絮的說：盼望見我一面，這樣遼遠的路程，怎麼容易回來呢？

我還有一弟弟，中年病歿，已娶妻，無子。

『彩雲』是我的乳名。姓傅是假冒的，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，爲顧全體面，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，便想得一個富字，取『富而有財』之意，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傅字了。嫁了洪家，洪先生給取名『夢鸞』，脫離洪家後，又改爲『夢蘭』。

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，人口繁殖。後分二支：一曰千戶堂，一曰積禧堂。有兩個祠堂，修蓋得都很非常壯麗。

附言：

或謂伊之姓趙，也是冒出，實乃姓槽，爲清代某顯宦之後。

幼小時代

我小時就很聰敏，什麼禮節全懂得，也會款待人。七八歲時，家中有親友來，總是我先打招呼，裝煙倒茶，陪着人家談話。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。一到我家，便忙着打聽我，找我。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，見我如此，便對我更加疼愛，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。

我到了十幾歲，出落的俊俏非凡，又天性喜歡妝飾，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，一打扮起，人人都說好看，都說：『這小妮子，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！』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。有時我在門口閒立，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，都向我凝目注視，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。

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，叫『狀元飯』，是用紅莧菜加豬油拌飯。我小時最愛喫這個，有人便說我：『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。』